

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

顧頡剛講授
刘起釭筆記

已蜀書社

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

顾颉刚 讲授 刘起钎 笔记

巴蜀书社
一九八八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栾永平

封面设计：李文金

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

巴蜀书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简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52千

1988年3月第一版

198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690册

ISBN 7-80523-146-X/2.8 定价：1.65元



顾颉刚先生与助手、学生合影

左起：顾颉刚、顾夫人张静秋、黄葵、刘起钎
(一九七三年七月·北京寓所)

予於一九四二年，在重慶中央大學任教。抗日戰爭中，一切設備不足，當時僅憑數部書寫講稿，字跡印刷模糊，紙張不潔，只好作口講。其時初起新日之為材生，錄其筆記。四三年春，以反動政府去部，亦流亡去。歷此數年，予懷漢其事，惜不能敘。去年相識，對於予之敘述，向謂其借取筆記，屬本女口述，予雖主觀，亦略考證，由先高麗敘其始末。即去年夏月，敘其述此高麗，十五友處其終。予自是懷漢，終始不廢。

故年，年暮。將往途中，迄未能如條理。年月不居，忽忽廿一年矣。今赴北平大學的講壇，取出備講，而故述一不工作，精力已不復。承林翁承先先生好意，許為整理，不嫌敘述，反需筆記，以志我中，一備存焉。

一九四四年五月，頤和園古柏園同。

胡先生：

兹将寄在中央大学所请“春秋三传研究”
刘起钧同志所记一册稿本送上。惟此为写信时
所请，刘君信中所记，不可为定稿，故请您抄
时，先统看一遍，分出章节，并为修改，再行
抄写，免致将来印出，贻笑大方，实为后幸！

全文拟改题为“春秋、三传乃网罗之综合
研究”。当时在抗战中，无书可检，故拟为粗略，
甚或谬误。您改抄时，先须查书，如在全同古
籍时，如有需要之书，请嘱尹同志同去检出
为荷。

今日文字，最好用白话叙述（古籍原文则
仍其舊），否则亦用浅近文言。又书名号为《》，
人名、地名则不加标。研字时请改用横行，引
文概低三格（其成段者如此，文中零引者便不
必）。凡此式样，尹同志略告之，予以询问。

春秋经、公羊传、穀梁传、左传、国语、
史记五部书互相关联，请嘱尹同志找出部，
以便翻检。稿纸亦请嘱其检出，以便一律。

诸多麻烦，感荷之至！

敬祝 校祺！

邵振青上。5.15

题 记

予于一九四二年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。抗日战争中，一切备不足，当时仅凭数部书开讲，学校印刷讲义亦复不便，只得信口发挥。其时刘起钊同志为高材生，录有笔记。四三年春，以反动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压迫校长顾孟余辞职，予愤懑其事，偕之离校。索居柏溪，颇欲写为论文，向刘君借取笔记，嘱长女自明钞之。钞犹未尽，遣嫁贵阳，由先妻履安钞讫。而是年夏日，履安遽逝，此最后之十五页竟为其绝笔矣。自是扰攘纷纭，不复能事笔墨。虽在篋中，迄未能加条理。岁月不居，忽忽廿一年矣。今春北京大学约讲经学，取出备讲，而便血之症又作，精力已不及。承林剑华先生好意，许为董理，不胜铭感，爰濡笔记之，以志战中之伤痛焉。

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，顾颉刚书于朗润园。

致林剑华先生函

剑华先生：

兹将刚在中央大学所讲《春秋三传研究》刘起钎同志所记一册稿本送上。惟此为刚信口所讲，刘君信手所记，不可为定稿，故请您钞时，先统看一遍，分出章节，并为修改，再行抄写，免致将来印出，贻笑大方，实为厚幸！

全文拟改题为《春秋、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》。当时在抗战中，无书可检，故极为粗略，甚或谬误。您改钞时，先须查书，好在舍间古籍略备，如有需要之书，请嘱尹如藩同志检出为荷。

今日文字，最好用白话叙述（古籍原文则仍其旧），否则亦用浅近文言。又书名号为《》，入名、地名则不加标。钞写时请改横行，引文概低三格（其成段者如此，文中牵引者便不必）。凡此式样，尹同志皆知之，可以询问。

《春秋经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六部书互相关联，请嘱尹同志找出数部，以便翻检。稿纸亦请嘱其检出，务须一律。

诸多麻烦，感谢之至！

敬祝撰祺！

顾颉刚上。五·五·

目 录

题记.....(1)

致林剑华先生函.....(2)

一、引言.....(1)

二、《春秋经》论.....(4)

1、体裁.....(4)

2、作者.....(5)

由笔削之迹寻之.....(5')

由“春秋笔法”而有曲笔寻之.....(8)

儒家言孔子作《春秋》定“六经”之可疑.....(11)

由《春秋》“始终”之义是否确有寻之.....(13)

由《春秋》“三世”之义之无据寻之.....(14)

由不载春秋初年大事寻之.....(16)

较以《竹书纪年》知《春秋》非事后追记之书·····	(16)
3、命名·····	(18)
4、用历·····	(18)
三、春秋时代历史重心之分期·····	(22)
四、《春秋》三《传》论·····	(24)
1、论《公羊》《谷梁》·····	(24)
2、论《左传》·····	(30)
《左传》之原本·····	(30)
《左传》之派别——刘歆请立《左氏》之争·····	(40)
今本《左传》之分析·····	(51)
(甲)对《春秋经》之关系·····	(51)
(1)改《经》以立《传》·····	(52)
(2)释不书于经之《传》·····	(53)
(3)粉饰“书法”·····	(54)
(4)标举“凡例”·····	(54)
(5)伪造“君子曰”·····	(56)
(6)续经·····	(59)
(乙)今本《左传》对《左氏》原书之关系——改造原书·····	(59)
(1)本无年月强为安插者·····	(60)
(2)本为一事而分插数处者·····	(63)
(3)改并《国语》者·····	(64)
(4)受西汉影响加入者·····	(68)

(5) 受东汉影响加入者·····	(73)
(6) 杜预作《注》之后加入者·····	(81)
(7) 《左传》本有而后人删之者·····	(82)
五、春秋战国史料略论·····	(84)
六、论《国语》·····	(94)
后记——兼述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 学之流变·	(108)

钊以一九四二年始受业于颉刚师，听讲《春秋战国史》课，发聋启聩，不意自以为颇熟习之《春秋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诸书竟如是其多故也，盖亦由是而始习辨析古籍之方。先生所授胜义纷纭，常娓娓引经籍旧文，或苦于匆遽不易索解，余悉心聆听，先生常反复讲析某一义，余为求简要而不失其真，辄以浅近之文言三两语概括以录其大意，故常有先生话音甫落，余录其意已毕，笔亦随停，以是听课一学期，而所录才及四万许字。学期既毕，先生收阅学生笔记，指余本许为得师门之意。明年谓钊，将录副以存之。四六年钊俸以先生研究生，随读于吴下先生宝树园，承以余本见还。不虞蹊违涉世，久更述遽，余本竟遭毁佚，常怅惘自失。近年问学之余，尝叩以所录副本，承以尚存篋中见告，私衷窃幸之，而无暇觅阅。既婴山颓木坏之悲，先生遗文咸集中董理。八二年秋杪，余託先生女公子洪寻取此本，烦王煦华君自积稿中觅出，劳尹如濬君代录一本见贻。回首前塵，忽忽

四十年矣，当时绛帐声容笑貌宛在忆中，翻读旧文，有如隔世，而学殖未进，无薄就足以承传师学，乃霜鬓侵寻，滋自愧已！经就原稿稍整齐厘订成《目录》弁诸卷端既毕，爰记其经过如此。一九八二年冬月，起钐氏识于北京劲松寓楼。

一、引 言

国史之有文字记载而极可靠者自《春秋》始。三皇五帝尚矣，实茫昧难稽，不可得而闻其详。夏之建国，现亦仅知其为一大部落。商代虽因近世于地下史料发掘特多，可识其略貌，然尚不能断定其史事，其记载少，无整部之史书可稽。西周初年亦无何详尽记载，《史记》所载略可窥其一、二，然其所本仅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世本》等书，故语焉不详；且其叙述文、武之事备而成、康以后反寥寥，可知周初历史之难尽徵信。及至春秋，情形大变，儒家称孔子笔削鲁史而成《春秋》，遂有正式历史之记载，开吾国史学之新纪元焉。（按：笔者，修改也；削者，删除也。笔削鲁史成《春秋》，此儒家所传，言孔子修改其不合微言大义，删其无关治道人伦者，而成正式之史书也。后因尊之曰《春秋经》）。

足供吾人今日研治古史之书前夫《春秋》者，厥惟《尚书》。然《尚书》中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文体较平易，恐为汉初拟托之产品（按，似略嫌过迟），《商书》恐亦春秋时代之作，是其书虽古史重要史料，其确实性尚有待夫吾人之寻求。至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自西周末年厉王被逐共和行政起，始有正确之年代，然无详尽史实之记述。必至春秋时，然后不但年代记载清晰，且史事之记载较前亦详，故谓《春秋》为我国有确史记载之始，盖非虚论也。（考西周末年之共和行政。“共和”二字之释义凡二：（1）周召共和，同心共济。（2）共伯和代摄王事。此说又有谓卫武公名和，共为卫地名，因曰共和，此较可信。盖某人或某王朝以地为名，商时已然，如盘庚迁殷，商遂称殷是。）

春秋战国史之研究，清人马骥、陈厚耀、李锴等皆曾致力，然尚未完成此工作，有待乎后学之继起。三氏之著述有：

马骥：《绎史》（凡一百六十卷。记三代事，以原材料采纪事本末体编次，内容丰富，为研究古史之要著。）

陈厚耀：《春秋战国异辞》（凡五十四卷，附三卷。搜罗有关材料，类比排例，并加以异同之意见，其方法较马著为进步。）

李鑑：《尚史》（凡一〇七卷，据《经史》材料改为纪传体。）三氏皆清初人，马书为纯客观之史料，李书则加主观见解，陈书则别其材料为两种，其正确者书以大字，不正确者则以小字，要皆为吾人治春秋战国史，除《春秋经》、《战国策》二书外之可珍史籍也。

春秋战国一辞，来自《春秋经》、《战国策》二书，则此二书实吾人治此断代史所必读之书，尤当重视者也。

二、《春秋经》论

1·体裁

《春秋》本于鲁史而成，鲁史文体与商代龟甲兽骨之刻辞相类似，即与当时各国史书文体亦莫不同，故《春秋》文辞殊简略，盖由于当时记载所用非布帛，而概系竹简，简厚重而幅小，势不可繁书，于史事之记载，只能力求简略，而于简略中蓄其深意，是以所载皆只记时记地记事，语简意赅而无穿插之描写与详尽之叙述，惟以一、二字作褒贬之权衡于其间，如“某年某月某日，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，令赵王鼓瑟”，有时有地有事而以寥寥数文尽之，“令”字则即寓褒贬之语，“《春秋》笔法”即此之类也。

2·作 者

儒家相传《春秋》为孔子笔削鲁史而成，以后世考之，《春秋》一书确经修改而成，盖观其所遗存较原有纪事为少也。惟笔削者是否确为孔子，则无实据可考，有待吾人详推以寻之也。

(a) 由笔削之迹寻之

兹先论《春秋》所经笔削之迹，以寻其作者是否果为孔子。

《春秋》分等级为公、侯、伯、子男四等而确定其名分，观之钟鼎文此种名号虽亦有之，然尚无确分等级之意味，必《春秋》始严格分别，此《春秋》经过笔削之明证也。如郑一定称伯，宋一定称公，齐一定称侯，楚一定称子，许乃称男，等等。此皆始自《春秋》，前此固无此硬性规定之称呼也。考“公”与“君”古时相同，